

附 曲海揚波 卷三 卷四

新曲苑

冊
十

曲海揚波卷三

江都任二北錄

紀伯紫見周樹所作馮驩市義雜劇。攫之行曰。合肥
龔宗伯病渴甚。余戒其讀書。屏一切圖籍。然所以祛
宗伯疾者。其在此書矣。宗伯得而讀之。果霍然已。以
謂孔璋之檄。能愈頭風。不是過也。周之爲是書也。非
以祛宗伯之疾也。而其効乃如響之赴聲。豈適然也
哉。醫之用藥也。必識其所苦。而投之以其所甚適。夫
渴者肺枯。其所以湔熬其心者。故非草木之滋所能
沃而解也。夫雜劇之工者。使人笑與忭會。忘其所苦。
然而宗伯之疾之所以祛者。又非止若是而已也。蓋
亦有所以深中之云爾。吾聞宗伯以文章鉅公。傾身

務頭

淨日考

下士。實有田嘗之風。故紀之進是書者。乃所以深中之也。使夫不以馮驩之市義。而以他種雜劇進。雖馬關之作。不見其效。甚者反益之疾耳。明乎此者。不惟良于醫而已。窮賤之士。游達官貴人之門。而能得其懽心者。其術亦居可知也。清焦袁熹柴軒雜著

教坊有部頭。有色長。升菴曰。周伯清誤呼部頭爲務頭。可笑也。按今九宮譜有務頭。言填詞之法。非呼人也。其說施俊語。亦非。蓋語其發聲處當用陰陽字之類。清方以智通雅

元瑞曰。副淨。古之參軍。副末。一名蒼鶻。一名末泥。一名孤裝。見陶氏輟耕錄。智閱南唐書。隆演鶻衣髻髻爲蒼鶻。升菴謂漢郊祀有飾妓女。卽裝日之始。凡夫以淨作顙首。李義山嬌兒詩。忽復學參軍。按聲喚蒼

鶻。同上

宋以後俗曲。有來羅之詞。略中晉唐指鎮歷陽。人歌曰。

重羅黎。重羅黎。卽來羅之聲也。今京師以小曲數落

爲啍喇。亦囉噴類。同上

閩鄉戲齣。有百里奚不認妻。蔡伯喈不孝父母之目。

觀者代抱不平。幾于目眦盡裂。愚謂撰戲之人。與二

公有何仇恨。而必橫被惡名。千年猶臭。然又安知伊

時非爲顯貴豪惡。氣燄方張。言之不恤。殺之不能。借

古人假面具。寫此輩真聲容。以紓我之孤憤耶。要之

往哲聲名。直道斯存。天壤間自有不滅者在。豈真二

三優子。孟粉墨模糊。便能顛倒一世。雖被惡名。容何傷

乎。吾請爲之進一解曰。藺相如。司馬相如。名相如。實

不相如。清邱煒菱五百石洞天揮塵

宣和遺事。載徽宗幸李師師家。又理宗于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。金鰲退食筆記。載武宗幸宣府。寵晉邸樂伎劉良女。居于騰禧殿。南征于軍中。宋明昏主。失德敗度。如出一轍。其不亡者。亦幾希矣。明武宗事。傳聞不一。國初李笠翁爲作玉搔頭傳奇。文辭條暢。描寫盡致。可補帝鑑圖錄。近時盛行京調。正德戲鳳一齣。雖三尺兒童。亦無不以爲口實者。吁。可戒也。同上

吳縣貝子木明經青喬村田樂府。有演春臺一作云。前村佛會歇還未。後村又唱春臺戲。斂錢里正先訂期。邀得梨園自城至。紅男綠女雜沓來。萬頭攢動環當臺。臺上伶人妙歌舞。臺下歡聲潮壓浦。脚底不知誰氏田。菜踏作齋禾作土。梨園唱罷斜陽天。婦稚歸話村莊前。今年此樂勝去年。里正夜半來索錢。東家

詞曲以後
之演變

五百西家千。明朝竈突寒無烟。同上

由上古三百篇而樂府漢魏。由漢魏齊梁而近體。而竹枝。而詞。而曲。而傳奇。其道亦屢變矣。每凡一變。必有一種機局。一定音節。增之一分則太長。減之一分則太短。其機雖與時爲之。自人發之。而亦不得以此歸諸天籟之自然矣。余不知此後由詞曲傳奇而變者。復爲何物。總之。必有一番大排場。大門闔。在安得聖者與言前知乎。或曰。粵東摸魚解心。雖操土風。然與元詞之好用北地方言者。同一湊拍。要自可備

一格。同上

吳北

吳北字非熊。江南休寧布衣。安徽通志云。少喜爲傳

奇詞曲。旣而棄去。刻意爲歌詩。

近人陳衍感舊集小傳拾遺

紅衲襖曲名。未知所起。然曲名多出元時。元人詩集

紅衲襖

有用衲褲者。襖或襖之誤歟。衲褲軍服也。

臨川四夢。掩抑金元。而牡丹爲最。然非知音。未易度也。故詩云。傷心拍板無人會。自招檀痕教小伶。因思

清曾廷枚西江詩話

局促轅下者。不知輪扁斲輪。有不傳之妙。直隸某。以卽用補得奉天某縣。其妻。鄉人女也。偶遇新年。縣丞夫人特發帖請聽戲。某謂其妻曰。汝在鄉。向未知應酬禮節。今日汝至縣丞署中。切勿多言語。致惹姍笑。如戲班中請點戲。汝只點宮衣報喜可也。妻唯唯去。屆時。主人安坐。卽有按目持戲單。半跪請點戲。妻約略省記。便率然曰。不須點別戲。卽唱花面胡騷可也。按目回曰。此戲班中向未唱過。請太太另點。縣夫人怒曰。他人點戲皆有。獨我的便無。豈非欺我不懂事乎。于是縣丞夫人。及他女客。皆恐。亦羣起

叱按目無禮。並令從速照演。按目惶懼。因與班主商量。令戲子數十人。雜塗各種花面而出。俄而相嘲謔。俄而相侮弄。或翻筋斗。或豎蜻蜓。已而轟然。一時散去。復令按目跪稟縣夫人曰。太太所點。謹已演畢矣。

醒醉生莊
諧選錄

前十年時。有一候補知縣。分發安徽。上謁巡撫。某素不解儀節。巡撫詢其向在何處辦事。某拱手曰。大人容稟。巡撫便曰。聽汝道來。同上

養濟院中瞽者。悉皆爲三絃。唱南詞。沿街覓食。謂之排門兒。按西湖志餘。杭州男女瞽者。多學琵琶。唱古今小說平話。以覓衣食。謂之淘真。大抵說宋時事。蓋汴京遺俗也。若紅蓮翠柳。濟顛雷峯塔。雙魚扇隊等記。皆杭州異事。則又近世所擬作者。觀此。則其俗習

已古矣。清黃士珣北隅掌錄

元以曲取士

嘉興之海鹽。紹興之餘姚。寧波之慈溪。台州之黃巖。溫州之永嘉。皆有習爲倡優者。名曰戲文子弟。雖良家子不恥爲之。其扮演傳奇。無一事無婦人。無一事不哭。令人聞之。易生悽慘。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。其質爲婦人者。名粧旦。柔聲緩步。作夾拜態。往往逼真。士大夫有志于正家者。宜峻拒而痛絕之。明陸容菽園雜記元以曲子取士。見明寧王驪仙所刻。載元曲子取士科錄。見筆記卷四十九。雜識三。而下卷雜識四中。卽又摘錄元史選舉志。謂科目之制。莫詳于此。史家雖譏其吏道雜而多端。然元世待士實厚。下略清姚範援鵜堂筆記崇禎五年。皇后千秋節。諭沈香班優人。演西廂記五。六齣。十四年。演玉簪記一二齣。十年之中。止此兩項。

明無名氏
燼宮遺錄

桑哥丞相當國擅權之時。同僚張左丞董參政者。二
公皆以書生自稱。凡事有不便者。多沮之。後桑哥欲
去之而未能。是時都省告狀攬箱。乃暗令人作一狀。
投之箱中。至午收狀。當日省掾須一一讀而分揀之。
中有一狀。無人名事實。但云。老書生。小書生。二書生
壞了中書省。不言不語。張左丞鋪眉搨眼。董參政也
待學魏徵一般俸。讀作捧請。讀作情桑哥佯爲不解其說。
趣省掾再讀之不已。張起身云。大家飛上梧桐樹。自
有傍人話短長。一笑而罷。語雖鄙俚。亦一時機變也。

元楊瑀山
居新語

丙子。北兵入杭。廟朝爲虛。有金姓者。世爲伶官。流離
無所歸。一日。道遇左丞范文虎。向爲宋殿帥時。熟其

爲人。謂金曰。來日公宴。汝來獻伎。不愁貧賤也。如期往。爲優戲。作譚云。某寺有鐘。寺奴不敢擊者數日。主僧問故。乃言鐘樓有巨神。神怪不能登也。主僧亟往視之。神卽跪伏投拜。主僧曰。汝何神也。答曰。鐘神。主僧曰。既是鐘神。如何投拜。衆皆大笑。范爲之不懌。其人亦不顧。卒以不遇。識者莫不多之。嗟夫。凡人當困苦之中。忽得所謁。不低首下心。以順承其意。則詔貌諛詞。以務悅其心。求固其寵。惟恐失之。伶人以亡國之餘。濱危隣死。乃致譏于所活之人。快其忠憤。亦賢矣哉。

元仇仁稗史

閱威咫尺所作韻法至論略中云。從來韻譜止爲詩賦限韻而設。原非審音而分韻。元尚聲律。而周氏之韻出。一釐千古之訛。洪武因之。又云。自唐以前之詩。必

小梁州

之中矣。清陸隴其三
魚堂謔言

賈逵曰。梁米出於蜀漢。香美愈於諸梁。號曰竹根黃。梁州得名。以此。秦地之西。燉煌之間。亦種梁米。土沃類蜀。故號小梁州。曲名有小梁州。爲西音也。明楊慎
藝林伐

海鹽腔

張鑑。字功甫。循王之孫。豪侈而清尚。嘗來吾郡海鹽。作園亭自恣。令歌兒衍曲。務爲新聲。所謂海鹽腔也。

明李日華紫
桃軒雜綴

古舞遺意

古歌變爲胡曲。旣已絕響。而舞尤失傳。今優場中走三方。擺陣。跌打之類。皆其遺意。同上

女崑崙

女崑崙傳奇。一名畫圖圓。又名乾坤鏡。明人所作。蓋指長安鎮進士梅文正事。梅有婢女壽春。能救主母難。故曰女崑崙。詩云。清游畫舫好攜尊。金鼓喧闐出

遠村。見說長安諸子弟。至今解唱女崑崙。

陳鱣新坂土風

邑人善唱鼓兒詞。時稱海寧調。其唱本名漁簡記者。指昔時土豪張堂。誣陷何東橋事。梨園中人亦能演之。相傳張之宅址在演武場。

同上

鴛鴦劍傳奇二卷。張琦撰。琦初名翊。字翰風。一字宛鄰。武進人。

吳德旋初月樓集

壬辰秋。余有姑蘇之役。借居張幼于曲水園。而長公伯起先生常避客。不樂應酬。余以幼于故。始得見伯起者再。於所著作。亦時窺一斑。會吳友劉仲卿出此五傳見贈。一紅拂。一竊符。一灌園。一虎符。一祝髮。藏之齋頭。六年。忽一披覽。伯起風流。宛然在目也。丁酉初春二十四日。興公識。

徐燏紅雨樓題跋

杭州孫兩峯先生銀臺致政歸里。素恃先達。傲睨後輩。然鑒識時流。或爲大器。或爲小就。或朝鮮而夕嫺。縷縷指也。家延二師。講貫爲紹興之李旻。句讀爲餘姚之王華。卽新建伯文成公之尊人。年將登仕。貌拙氣鈍。小試多不利。兩峰每狎之。呼爲落魄老儒。王亦不較。成化庚子之春。節歸就試。候案一月。名復不錄。兩峯不悅其久荒童課也。初到之夕。演蘇秦劇本諂之。王愠。不形色。館政之外。自理正業。循常格而已。中元錄遺。幸附觀場。更幸復領鄉薦。兩峯仍演蘇秦劇。本賀之。謂其掛名浙榜。便可稱掛印榮歸之蔗境。杯箸標簽。金書「桂折驚落魄。鵬搏堃老儒」。王亦無喜無怒。舉杯飲醴。舉箸食饌而已。李以同館情深。把臂噫吁。雪涕而別。明春辛丑。王以狀元及第報矣。兩峯

舌愕。始悔從前。畢竟非月日真主。束幣附其家訊中。不報。再端倅抵京師。止獲一單名柬。乃遣子入都申賀。愀王以故人相待。情誼諄篤。及歸。書金箋贈之曰。好去殷勤謝爾親。莫教童子誚蘇秦。丹庭獨對天人策。便是當年落魄生。兩峯見之大慚。嗣後語言晉接之間。厚奉李師。李師亦於三年中。咿哦徹晝夜。癸卯春。掀髯自命。必期繼王公去。八月。果雋於鄉。謁兩峯。索演蘇秦扮兄嫂與乃母之奚童。遞罰大觥。醉極。幾不任衣冠。李亦呼酒大樂。明春甲辰。亦狀元及第。兩峯喜。以書館另闢其門於正街。顏曰兩元書院。花村談往宋徽宗御前有玉杯三進。一爲教子升天。二爲八面威風。皆溫潤潔白。螭龍纏繞。三則單螭作把。外碾細花迴紋。瑩白甚於二杯。神光稍遜。世寶也。雲間太宗

伯朱大韶旅谿公。得之門生所奉。後冢孫中落。以教子。孟典吳門王氏三百金。從兄大司成文成公贖歸。并以重價得八面單螭。文成故無嗣。立弟文泉子。三杯皆文成夫人陸氏筦藏。文泉子。太學生也。外盡陸氏嗣母之孝養。惟日伺三盃所在。全歸後。撈得之。陸氏宗黨素亦垂涎此三盃。內有顯者。以忤逆誑情。訟太學於平湖縣。屬令逮入圓扉。時太學生三杯密藏於壻室。太學之夫人胡氏曰。何愛三盃。而以性命爭耶。亟取歸以解之。盃到之夕。胡氏憤泣。謂禍從此崇。睨之欲擲。左右失色。急勸曰。解難目前。非此不可。固止之。胡曰。縱不毀擲。亦當羞辱一番。聞爾在御前金盤。跪捧甘露瓊漿。歌舞而進者。今以四文錢。沽極薄酒。使奴婢輩席地滿斟。作偷飲狀以壓之。明日。裹以

獻顯者。太學出矣。出復邀歸。卽以三杯款飲。明示此
寶非貴顯莫得懷之之意也。亦驕惡無忌之至矣。後
四十年。太學子本吳。本洽。俱成進士。陸氏顯者之孫
名鍾奇者。染馬道英叛逆案。松守張宗衡亦置之圜
扉。一月後。仍歸三杯於二朱。鍾奇得免死。太夫人接
三盃在手。泫然告二子曰。四十年前。吾已欲碎之。今
復來吾家。毋爲子孫禍也。時太學久故。出家醞。手自
漉獻。泣告靈前。各爲再進。剗然一聲。碎之階下。擲杯
記傳奇本此。同上

問曰。如尚書所言。則詩乃樂之根本也。後人樂用曲
子。則詩不關樂事乎。答曰。古今之變。更僕難詳。聖人
以雅頌正樂。則知三百篇無一不歌。秦火之後。樂失
而詩存。太常主聲歌。經生主意義。聖人之道離矣。而